

## 第一章

楚沁發現自己出了點問題。

其實前幾個月就有預兆，可他總因為忙碌忽視這件事，久而久之越來越嚴重，終於到了必須就醫的地步。

「69號！69號患者請進！」護理師喊道。

楚沁站起身，拖著腳步走進診間，在椅子上坐了下來。

醫生是個年輕男人，戴著口罩，可光憑眉眼就不難看出他長相不俗。

「早洩？」

「呃……嗯。」楚沁低下頭，顯得有些尷尬，「一下就射了。」

「嗯。」醫生低頭寫了什麼，又看向他，「平常自慰頻率高嗎？」

「普普通通，一個禮拜兩三次吧……」

「有使用潤滑或是保險套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醫生戴上了手套，「方便看一下？」

「當然。」楚沁解開了褲頭。

「你的職業需要久坐嗎？」

「嗯，我是做遊戲開發的，工作很忙……」

醫生伸手摸了摸楚沁腿間的性器，指尖才輕輕觸及，那處便搖搖晃晃站了起來。

楚沁滿臉通紅，「抱歉……」

「不用抱歉，可以穿上褲子了。」醫生收回手，「你的龜頭太敏感了，屬於過度刺激。因為自慰時沒有好好潤滑或是戴保險套，摩擦過多，早洩只是開始，慢慢的性行為也會出現障礙，因為龜頭敏感所以容易疼痛，導致無法性交。」

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」

「你近幾個月有性行為嗎？」醫生沒回答他的問題，望著電腦，手指在鍵盤上飛快敲打。

「不、不……沒有。」楚沁仍舊滿臉通紅，低下了頭。

「最近有什麼快樂的事嗎？」

「欸？也……也沒有。」

「工作壓力大？」醫生看了他一眼。

楚沁連忙答覆，「大。」

他沒說的是，前陣子他們公司剛剛發行一款熱門遊戲的續作，裡面有個高人氣角色被團隊賜死了，那之後公司就常常收到恐嚇信跟一些尖銳物，聯絡警方也沒查到什麼結果。

沒多久楚沁竟也開始收到恐嚇信了，甚至經常走夜路時感覺被跟蹤，這件事讓他壓力很大。

「血清素可能也有點不足，我給你開個藥，然後你自己必須做一些行為療法。」醫生將椅子轉了過來，面朝著楚沁。

這個醫生叫柳慕，楚沁上網搜尋「早洩」以後，這個名字第一個就跑出來了。

對於柳慕的評價眾多，留言多為匿名，其中一半誇讚柳醫生的醫術以及耐心讓他們找回雄風，一半則誇讚他的臉和聲音。

「現在先進行兩種辦法，第一是停止再刺激法，將性器刺激到快要射精的時候停止，等興奮感降低後再繼續。」柳慕邊說邊拿了個陰莖模型握在手上，兩指捏住了模型前端，「第二是擠壓刺激法，快射精的時候擠壓這裡或這裡，以不適感去減緩快感，延遲射精，但這個辦法比較難抓時間，很容易失敗，可以先把方法一做好，再進階到這個辦法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會給你口服藥，但心態上要自己調整，行為療法也要持之以恆。」

「好，謝謝醫生。」

「嗯，這樣就可以了。」

楚沁拿完藥後離開醫院，他只請了半天假，下午還得進公司，目前還有一些時間，他決定先回家一趟。

進公司前他看了一會兒網路留言，對於遊戲續作的罵聲其實並不會很高，只能說毀譽參半、褒貶不一，對於角色的死亡大家也各有看法。

其實當時要賜死人氣如此高的角色大家也是苦惱良久，但那個角色是如同父親一樣的存在，若不讓他死亡，主角很難有所突破與發展，為了延續此爆款遊戲的世界觀與後續，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。

其實大部分玩家都可以理解，也對此角色死亡後遊戲的改革與發展感到期待，可仍是有少部分較為激進的玩家入戲極深，他們在前作多與角色建立了太深厚的情感，所以遲遲無法接受，不但連署要他們修改劇本，甚至不惜跟蹤恐嚇。

這種行為起碼持續了半個月左右，不斷消耗著楚沁的精神，讓他深感疲憊，但公司裡的人同樣因為這件事心力交瘁，於是從沒提過自己也被騷擾。

「滴答……滴答……」綿延的水滴聲讓人心生煩躁，楚沁走到廚房查看，果不其然又是同一個角落。

那地方不是第一次漏水了，因為樓上的住戶擅自裝修，管線出了問題，首當其衝就是楚沁的廚房，雖然不至於有非常大的危害，但誰喜歡自己家老是漏水？

天花板和牆面因為這個問題變得黑乎乎的，地板也總得擺個臉盆在那接水，楚沁不止一次聯絡房東，可房東的答覆千篇一律，都是讓楚沁忍耐一下，反正他也不煮飯。

楚沁租屋也好一陣子了，老實說租金不便宜，他本想等著錢存得差不多就直接跟房東談談把房子買下來，可如今他也不想買這間漏水屋了。

離開廚房看見客廳桌上那包藥袋，楚沁心情極差，想起醫生的話，讓他調整心情，說到底血清素似乎就是人家常說的快樂因子。

他不快樂嗎？

想想也是，工作忙得要死，回家後不管漏水聲也好、恐嚇信也好，這種環境怎麼快樂？

憑藉著一肚子火氣，楚沁一通電話便打給房東解約，正好他的租屋期限也快到了，

最少還有一個月時間能找房子。

找房子這件事並不是很難，因為楚沁有心要買房，已經跟幾個仲介談過，也去看過房子，只不過這實在是人生的重大決定，哪怕他把照片傳給父母、帶著他們去看過，父母也都認為是很好的房子，可他仍是遲遲沒有下手。

他的夢中情屋他前前後後看了五次，房仲都快對他發火了，那間屋子是裝潢設計過的，也已經有家具，楚沁可以直接入住，且大樓很新，公設也保養得很好，還有保全二十四小時站崗，跟蹤與恐嚇信的事情應該也能迎刃而解。

本就心心念念，此刻更是求之不得，於是鬼使神差又打了電話給房仲小賴。

小賴一接電話就沒好氣，「楚貴客，又要看房？」

「要買房，你有空嗎？」

楚沁一直認為自己不常買東西、不囤積，甚至因為工作忙碌的因素，房子一向都只有睡覺的功能，因此不覺得搬家會有困難。

只能說他還是太年輕了，十年間累積的東西再怎麼樣也還是有的。

楚沁一方面忙著搬家，一方面忙著工作，不知不覺藥就吃完了，可惜早洩的問題沒多大改善，他想著要再去看一次醫生。

搬家後第三天，楚沁準備出門上班時遇見了隔壁鄰居，他朝鄰居點了點頭，隨後按了電梯，可他總感覺鄰居長得有些眼熟，忍不住又多看了一眼。

許是接收到了他的眼神，鄰居也回望他，楚沁望著那人口罩上方的眉眼，突然便想起來了。

「柳醫生。」

柳慕愣了愣，沉默幾秒後才開口，「啊，三十一歲遊戲業早洩。」

「……我叫楚沁。」楚沁伸出手。

「抱歉，我習慣這樣記住病患。」柳慕握住他的手晃了晃。

「不要緊。真巧，柳醫生也住這裡？」楚沁一開口便發覺自己問了廢話，於是很快又道：「我還想說今天要去回診。」

「喔，沒有好一點嗎？」柳慕看了他一眼，「藥吃完了，行為療法呢？有實行嗎？」

「呃……」楚沁有些尷尬，「前陣子比較忙，所以只有吃藥。」

電梯裡陷入了沉默，隨後「叮」的一聲，電梯門緩緩打開。

「楚先生，只有吃藥是不能解決問題的，你要來拿藥我沒意見，但我認為沒有再診療的必要，還是要靠自己努力。行為療法不等於自慰，你如果把兩者劃上等號，僅以沒時間這種理由不去執行，那是不可能發生良性改變的。」柳慕語重心長地說完，隨後頭也不回離開了電梯。

楚沁起初是尷尬，後來慢慢感到難堪，再後來愧疚感深深將他淹沒，去看了醫生卻未遵循醫囑，這樣怎麼可能會有好轉，也難怪柳醫生會生氣。

他越想越抱歉，下班後便買了些伴手禮與一手啤酒去敲了柳慕家的門。

柳慕開門時他不禁一怔，前幾次見面雙方都戴著口罩，這回兩人臉上皆無遮蔽，

柳醫生確實長得非常好看。

「醫生，抱歉……我後來想想我的行為確實太差勁了，浪費了自己的錢也浪費你的時間與專業。以後都是好鄰居，今天這件事我不想就這樣當作沒事，就想來賠罪，以後還請醫生多多照顧。」

每個人在面對事情時都有不同的解決辦法，好比楚沁，其實他大可再次預約，在診間與柳慕溝通即可，卻非得親自端著禮物殺到人家家裡，他沒想過或許這樣會讓柳慕感到壓力，也沒想過可能造成困擾，他像臺電腦一樣被設置了「好好道歉」的指令，便什麼也沒多想便跑來。

楚沁一直以來都不是善於交際的類型，他的人生被遊戲與電腦填滿，出社會以後也是想都沒想就投入了遊戲產業。公司裡的人跟他差不多，大家有共同愛好與興趣，交流起來倒也舒服，久而久之除了同事家人，他就更少與人產生什麼交流了。他滿眼的真摯以及滿手的禮物，讓柳慕深刻感受到了他的急切，如此一條腸子通到底的人倒也不討厭。

柳慕微微一笑，「雖然剛剛認識，不過有人說過你很死腦筋嗎？」

「欸？」楚沁愣了愣。

柳慕微微讓開了擋住大門的身子，空出了足以讓人通過的空間，「進來坐嗎？」

「啊，好的。」楚沁走了進去。

柳慕家的陳設與他家差不多，可他家還是原廠設置，沒額外費心佈置，柳慕就不一樣了，他家裡每樣物品都像是精心挑選過，顯得格外有品味，簡單裡帶著點設計感，舒服中又不失氣質。

「柳醫生喝酒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我能喝嗎？」楚沁又問。

「少量沒問題。」

「太好了。」楚沁笑了起來，又打開他買來的下酒菜，「我怕柳醫生討厭愛乾淨，就沒買太多湯湯水水的，不至於太油膩。」

能細膩到這種程度，卻想不到可能給人添麻煩嗎？柳慕打從心裡對眼前的人產生了興趣，總感覺這人很有趣。

其實他倆算得上是陌生人，楚沁也不知道自己拿著酒和下酒菜過來能跟人聊什麼，可他那難以啟齒的小祕密就只有柳慕知道了，這麼想來，便又覺得柳慕與他的關係要比陌生人更加親近。

人們無話可說時總習慣聊起自己的事，楚沁也不例外，「我是大概半年前開始覺得有點奇怪的。」

「射精的狀況嗎？」

「嗯。」他點了點頭，「醫生會不會聽膩這種事了？」

「不會，老實說我覺得你自慰的方法太粗魯了，那天看見你的龜頭都有點脫皮了。」

「啊……」楚沁有些害羞，這麼私密的事柳慕竟能面無表情說出來，「總是想著快點結束趕快睡覺……」

「自慰也是性行為的一種，只不過是與自己，撫慰自己愛撫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不只是發洩而已，懂得撫慰自己以後，跟他人的性愛也會比較舒服。」柳慕酒喝得很少，也不怎麼吃東西，可他卻回答得很認真。

光是這一點就拉滿了好感度，楚沁也就更加樂意開口，「仔細想想確實太粗魯了。」幾杯黃湯下肚，本該少喝一點的楚沁完全忘了這件事，柳慕不喝的他都喝了，柳慕不吃的他也吃了，奇怪的是柳慕也沒阻止。

在總是因為外表招來漫天桃花的柳慕看來，分明不熟卻帶著要聊一整個晚上的啤酒進門打擾，以及明明酒量不怎樣，卻瘋狂涉入酒精的種種跡象，都表明了這個可口的新鄰居想泡他。

楚沁長在柳慕的審美上，柳慕本就男女通吃，近日也確實忙得沒空處理這方面的慾望，於是楚沁這種疑似正在灌醉自己、準備投懷送抱的舉動，柳慕自然不會拒絕。

再說了，他也不需要楚沁持久。

楚沁的樣貌介於陽剛與陰柔之間，仍有男孩的氣質，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美豔，尤其是當他喝醉了，臉上泛起兩坨潮紅之時，柳慕並非來者不拒，但這新鄰居他分外有興趣。

很快楚沁就醉了，趴在桌上動也不動，嘴裡還呢喃，「但是我真的沒有時間……你知道……」

柳慕將他抱起來挪到沙發上，楚沁渾身軟綿綿的，像坨麻糬般攤著，坐是坐著了，卻歪歪斜斜的。

他來敲門時柳慕便注意到了他髮尾微濕，洗過澡才來人家家裡喝酒，勾引的痕跡要不要這麼重？

不過，既然俏鄰居還想掩飾這種心思，他們也算得上兩情相悅，情商極高的柳醫生自然也不會拆穿，他蹲下身又開了楚沁兩條腿，循循善誘，「你還記得我教你的行為療法是什麼嗎？」

楚沁醉得迷糊，卻用力點了幾下頭，「記得……」

「是嗎？但你都沒做吧？是不是不知道方法，沒有頭緒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或著你根本就不會？」

楚沁連忙搖頭，雙眼濕潤，「我會！我只是、只是……我不擅長忍耐嘛……想到不能射就覺得很難過。」

又勾引。柳慕暗忖。

「正好我在這裡，要不你試試看吧？有什麼做得不對的地方我會告訴你，好嗎？若是你不想做也沒關係，只是你一直沒好好做，你也是為了這件事來道歉的不是嗎？」柳慕的想法是自己充分給這個俏鄰居臺階下了，若他也有這個意思應該就能聽懂。

渾然不知的楚沁想了想，竟覺得柳慕的話分外有理，可內心仍是有些掙扎。

柳慕倒了杯水給他，「喝杯水冷靜一下吧，要不然我對你說這種話其實也有些怪

怪的，畢竟我下班了，也不是醫生了，平白無故要你脫褲子，你會不舒服也情有可原。」

柳慕把節奏拿捏得爐火純青，哪裡像是想約人滾床的樣子，怎麼看都像個體貼又富有醫德的良醫。

楚沁喝了水，腦袋清醒不少，他開始思考柳慕說的話，自己確實是因為沒有遵循遺囑來道歉的，而他也確實不太知道方法。

他也曾想過努力一試，還特別上網查過更多資料，卻發現有許多人都是因為自己做行為療法未得成效而失去信心，反倒更加嚴重，甚至一勃起就有早洩壓力而導致陽痿，也是因此他才不敢輕易嘗試。

而現在主治醫生就住在隔壁，長得帥還貼心，看診甚至不需要大費周章去預約排隊，怎麼想都血賺吧？

楚沁這麼想著，腦袋飛速運轉，又看柳慕一臉正經的模樣，於是乖乖脫了褲子，敏感的性器受到刺激，又被柳慕這般凝視，很快便硬了。

「那還請醫生幫我看看。」為了讓柳慕能看仔細，楚沁盡力張開了腿，雙手握著自己的性器上下套弄。

「不對喔，太粗魯了。」柳慕伸手按住了他的手，輕輕握著，慢慢套弄，「要像這樣溫柔地撫摸它，由下而上，龜頭這裡可以這樣輕捏。」

他從根部慢慢往上，掌心蹭過柱身，在整根性器上遊走，然後圈住了前端。

「啊……不行……要……」楚沁急著想避開柳慕的撫摸，卻仍是抽搐著身子，忍不住射了一點。

柳慕鬆開了手，「不要緊，你做得很好。」

楚沁臉都紅了，整張臉像要燒了起來，他真的做得好嗎？

柳慕很快又握住了他的性器，「想射就告訴我。」

楚沁點了點頭，他還認為這是柳醫生熱心的額外療程，百般配合。

可在柳慕看來，這就是調情與前戲。

在誤會催使下，柳醫生開始示範起第二種方法，楚沁的性器一旦有了射精跡象，他便會一把捏住龜頭或是性器根部，幾次過後楚沁越來越硬，卻遲遲無法高潮。

「醫生我……好難受……好想射……」

「你得忍耐啊，等一下就讓你去。」

楚沁難受得頻頻求饒，最後甚至直接倒進了柳慕懷裡，事已至此，楚沁勾引柳慕這件事已經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。

而氣氛都烘托到了這一步了，柳慕自然順水推舟，一把將楚沁抱了起來，「要去床上嗎？」

楚沁沒多想，單純認為柳醫生還真是貼心，發現他坐不住了還替他設想，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紅著臉點了幾下頭。

柳慕心裡十拿九穩，將楚沁抱進了房裡。

楚沁陷入了柔軟的床裡，褲子被一把丟到了地上，性器仍被握著限制著快感，他下意識扭動著腰，看不清未開燈的房裡，壓在他身上的柳醫生正在幹麼，只感覺

臀縫處一陣冰涼，「啊……這是、是什麼？」

柳慕看過的陰莖太多了，楚沁的性器看著就沒怎麼使用過，敏感而粉嫩，性經驗大概很少，也許根本沒有過。

若是如此未免也太大膽了，還真可愛呢。

柳慕這麼想，聲調也隨之變得溫柔，「潤滑，讓你不那麼痛的。」

「接下來的治療會痛嗎？」楚沁問道。

「看你配合度。」柳慕將指尖蘸滿了潤滑，沒入了楚沁早已被性器滴落的春水弄得濕黏的臀縫。

楚沁洗澡洗得澈底，他曾聽學長、前輩說過久坐帶來的種種可怕情形，尤其是痔瘡，於是他天天洗澡時都不忘檢查，裡裡外外把自己洗得乾淨，就這點個人習慣，在柳慕看來就是有備而來。

「啊……醫生，裡面有需要……」

「要忍耐喔，不可以射。」柳慕將食指全根沒入，又淺淺抽出。

楚沁大腦裡被寫入了「不能射」的指令，心思全放在忍耐之上，很快體內被摸得柔軟，只聽見塑料包裝被拆開的聲音，下一秒某個硬物便抵在了穴口。

這下楚沁再遲鈍也知道要發生什麼了，大驚失色，「醫生……這樣不好！我們這是做愛了吧……你是狼醫嗎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我下班了。」柳慕眼看楚沁真一臉無措，猜想到他們之間也許有什麼誤會，「你不是想做這件事才來找我的嗎？洗香香的來，還把自己給灌醉了，又突然一直說著自己想射之類的話，我很喜歡你的長相，還以為我們情投意合。」楚沁愣了半天，這才意識到自己打從進門開始每個舉動都像是勾引，甚至為了貪小便宜主動脫了褲子讓人看，H Game 的女主角都沒這麼大膽！

「不……我不是為了這件事來的。」楚沁老實回道，欲哭無淚，「我沒有想這麼多。」

柳慕聞言有些遺憾，可倒也不想強迫行事，畢竟楚沁已有早洩問題，若還留下了不愉快的經歷，說不定還會陽痿。

於是他鬆開了剛剛一直控制射精的手，楚沁被箝制多時的慾望瞬間有了出口，那被無限延遲的高潮劇烈噴發，拉扯著理智，他渾身止不住顫抖，精液如收不住般飛濺而出，失神般迎接著自己此生最舒服的一次高潮。

射完以後他倆陷入了沉默，楚沁的液體甚至濺上了柳慕的臉。

柳慕抬手抹去，「那是我誤會了，抱歉。」

楚沁突然感受到一股罪惡感，他望向柳慕，只見那人褲襠隆起，慾望高聳。

他未經人事，也沒想過自己的身體竟能讓男人起反應，更沒想過自己的性向是如何，可卻是知道自己現下慾望上頭，竟異常渴望眼前的男人。

柳醫生不管氣味或長相都是他非常嚮往的類型，而如今都箭在弦上了，他一個處男能藉此機會破處……也不是壞事吧？

精蟲衝腦的楚沁想著，又想起自己之前看過前列腺刺激對性器也有很不錯的效果，於是他非但沒離開，反倒主動解開了柳慕的褲襠。

柳慕有些意外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……我們繼續……」楚沁滿臉通紅。

「你果然在勾引我嗎？」

「不是！但……可以繼續。」

「要錄音嗎？你不會告我吧？」柳慕打趣問道。

「不用……」

褲頭被扯下，裡頭的器官彈了出來，柳慕一把將楚沁壓回了床上，指尖再次沒入那緊窒孔洞裡，在他高超的技術下，很快楚沁便又高潮了，劇烈高潮後癱軟放鬆的身體便將迎來人生第一次入侵。

「我進去囉？」柳慕問道。

「好……要慢慢的……呀啊！」

柳慕攻其不備，整根沒入，很快楚沁的性器又站了起來，還來不及射精又被柳慕一把握住。

「啊，好緊啊……」柳慕舒服的微微發顫。

「舒、舒服嗎？」那倏然性感的聲調一下子便讓性經驗空白的楚沁無所適從，他小心詢問，典型的被賣了還幫數錢。

「很舒服喔。」柳慕朝他輕笑，「不過我希望你也舒服。」

「我其實很舒服……但我想去……」楚沁越說越小聲。

一不留神就丟了貞操，卻礙於柳慕技術實在高超而沒什麼被侵犯的感覺，老實說楚沁真的挑不出毛病，甚至還挺享受的。

「真不擅長忍耐。」柳慕緩緩晃起腰，「你不知道嗎？一起高潮才是最舒服的喔。我射了的時候，自然不會忘了照顧你。」

初經人事，體內卡著東西的感受異常鮮明，進進出出、來來回回勾動著腸肉，前列腺被緊緊頂著，哪怕射精被瘋狂延遲，前列腺液也奔流不止。

「不過，要是能乾性高潮，就不用擔心早洩了吧？」柳慕問道。

「不……啊……」

「要試試看嗎？」柳慕說著沉下腰，將那根火燙的棒子送到了更深的地方。那東西倏然像是頂在心窩上，又或者卡在肺葉之中，楚沁有些呼吸不暢，為了呼吸，他下意識拉長了身體，雙手努力攀著柳慕的頸。

柳慕低頭吻他，將氧氣送進了那張喘得要死的嘴裡。

楚沁抱著他，而後又軟了下去，難以言喻的快感如電流般爬滿了身體，沒射，卻感覺又去了一次。

「怎麼樣？」柳慕笑問。

「我感覺我要壞了……」

「不會的，我能治好。」

高潮後的楚沁都能感覺自己夾著柳慕夾得特別緊，柳慕的粗喘逐漸變得劇烈，微微俯下身，他能感受到柳慕身體正微微顫抖，而後便鬆開了箝制著他的手，精液再次猛然噴出，他能感受到體內那根棒子跳動著。

結束後兩人都有些尷尬，洗了澡回到餐桌上。

「所以，你並不是來勾引我的？」柳慕率先問道。

「不、不是！當然不是！」楚沁自始至終都沒搞清楚為何事態的走向會是如此，

「我就是來道歉的，因為……要是被討厭了，以後還得常常見面，會很麻煩。」

「啊，原來是這樣。」柳慕恍然大悟，「抱歉啦，誤會了呢，我還以為你肯定是在勾引我。」

「……不過柳醫生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，感覺好輕浮。」

「你真沒禮貌。」柳慕微微一笑。

楚沁笑了起來，「我應該最有權利這樣說吧？而且你還很自戀！」

「你答對了，我輕浮又自戀，以後對於行為療法要是還有什麼弄不明白的地方，我很樂意加班協助。」柳慕伸長手，拿過了桌上未開封的啤酒，食指勾開了拉環，送到了唇邊啜了一口。

「我沒問題了……自己就可以解決！今天很感謝柳醫生招待，沒什麼事的話……我先回家了。」楚沁站起身，慢慢退到了大門邊，「以後好好相處就可以了，再見柳醫生！」

「再見。」

楚沁簡直是逃回家的，一切發生得太快了，他實在不明白柳慕怎麼能那麼心安理得、好整以暇的坐在餐桌旁聊天。

太尷尬了！反正……鄰居也不是那麼容易遇到，只要錯開時間，也就偶爾打聲招呼得了。

不過還真是舒服，原來性愛是這樣的嗎？

柳慕的撫摸非常溫柔，每個觸碰都像是飽含呵護，纏綿在一起時他們像是相愛了很久的情侶，而且柳慕對性愛非常熟稔，感覺經常做這些事。

楚沁躺到了床上，陌生的香氣撲鼻而來，柳慕家的沐浴乳還真香，改天要是遇到再問看看是什麼品牌的，不過這個話題不會太尷尬？

楚沁一邊想著這些事，一邊打開了手機，簡訊收件匣裡躺著一封未讀訊息，他點開了畫面，短短一行字卻直接將他拉進了冰窖之中。

你以為搬家有用嗎？

隔日，楚沁一如往常出門上班，昨夜的訊息讓他幾乎徹夜未眠，他步入電梯，怔愣地看著電梯門緩慢闔上，又打開。

電梯外站著柳慕，他大步流星走進了窄小的電梯裡。

說實話，楚沁總感覺今天的電梯要比昨天小了一半，要不就是這男人要比昨天站得更近。

「沒睡好？」

楚沁一怔，扭過頭看他，「嗯……」

柳慕聞言伸手拉下了楚沁臉上的口罩，隨後湊了過去。

「唔？」楚沁嚇了一大跳，而後感覺一個沉甸甸的東西被柳慕推進了嘴裡，一股甜味隨即在口腔裡蔓延開來。

「牛奶糖。我還有喔，你要嗎？」

楚沁臉都紅了，「我又不是孩子！」

「別客氣。」柳慕拉過他的手，塞進了自己外套口袋。

入秋了，早上有點微涼，柳慕腿長，穿了件長長的外套，外套口袋很大，楚沁的指尖觸及了一整把糖果。

「這麼多？」他驚訝地瞪大眼。

柳慕不置可否，輕輕揚起眉梢。

見他如此熱情，楚沁的性格也不擅長拒絕，便意思意思抓了幾顆糖，「柳醫生的病患應該沒有小孩才對。這些糖全是調情用的吧？」

「我長得不愛吃糖？」柳慕笑問。

「欸？倒也不是……」

此時電梯門開了，柳慕率先走了出去，「祝你今天順利。」

「啊，你也是！」楚沁朝他背影喊道。

隨後他低頭看了眼掌心的糖，包裝上一隻卡通牛正擠眉弄眼，他嘆噓一聲笑了起來，嘴裡的牛奶糖似乎更甜了，周身的疲憊似乎也一掃而空。

來到公司後，楚沁又投入了新的企劃之中。前陣子出了續作的熱門遊戲《生還危機》在人氣極高的角色死亡後，必須討論新的劇情與戰鬥風格。

楚沁是《生還危機》的主要開發者，這個企劃圍繞著他進行，所有人不停歇忙了一整個早上，同事大牛已經累成了一灘爛泥。

「老楚，你不覺得開發遊戲就是輪迴戰嗎？費了好大力氣才把遊戲開發完上市，又得立刻開始下一批開發、上市……」

「沒辦法，現在競爭這麼大，不抓緊上市很快就被淹沒了。」楚沁癱在辦公椅上，眼尾看見了桌上丟著的牛奶糖，他起身拆開一顆塞進嘴裡。

「你吃什麼？我也要。」大牛立刻開口討要。

「你真惹人厭。」楚沁笑了，丟了一顆糖給他。

「我不知道你會吃糖欸，你不是只會喝咖啡嗎？」

楚沁笑笑沒答話。

「哎，是說你有沒有看到最新的留言？那個偏執狂又在搞小動作了，弄個虛擬祭壇把你送到了地獄。」

「哈哈。」楚沁乾笑兩聲，木然地丟掉糖紙。

「他真是無聊，老是做這種莫名其妙又讓人不舒服的事，偏偏報警也查不到他的位置，我懷疑恐嚇信也是他寄的。雖然我也很愛《生還危機》，但真的會有人愛到這種程度嗎？因為角色死掉就這麼偏激……」

「我也沒想到會這樣，但都已經發行了，也不可能真的像他們要求的一樣更改結局，畢竟第三季已經在開發中了，而且確實大部分的人都很支持這個劇情走向。」

大牛點了點頭，「也是，想也沒用。」

新家距離公司不遠不近，開車有些浪費，楚沁乾脆搭一站公車走一會路，也算是省點油錢。

他想起柳慕似乎也沒開車，仔細想想柳慕的診所就在大樓旁邊，上下班十分方便。楚沁下了公車，慢慢往大樓的方向走去，夜已經深了，大樓附近並不繁鬧，多為住宅區，七八點就已經很安靜，也沒多少燈光。

可他走著走著，突然感覺身後跟了個人，那腳步聲不遠不近，像是刻意配合著他的步伐。

楚沁有些慌，他怕走回大樓會暴露自己的地址，只得不停往前走，他一直走到了人潮眾多的商圈，身後的人似乎沒再跟了，他停下腳步，這才發現自己不知不覺竟走到了柳慕的診所前。

想著要快點離開，就見柳慕彎腰從半關的鐵捲門底下走了出來，抬眼見他有些訝異，卻很快彎起了嘴角，「你真的不是在泡我？這都跑來堵我下班了。」

「我是因為……」楚沁發現自己百口莫辯，他也不想跟柳慕說那麼多關於偏執狂的事，只好閉上嘴。

「真是貼心。」柳慕又道。

楚沁有苦說不出。

「吃過了嗎？」柳慕關上診所的鐵門，回過頭問道。

「還沒，要……一起吃嗎？」楚沁回答完覺得哪裡不對，連忙又解釋，「只是剛好一起吃！」

「好吧答應你。」

楚沁鬆了口氣，「柳醫生平常都吃什麼？」

「附近隨便吃。」柳慕嘴上這麼說，卻是目標明確的前往某處。

楚沁跟著他走，沒幾分鐘就抵達了一家小餐館。

「我今天非得吃蛋包飯不可，你隨意。」柳慕推開了餐館的玻璃門。

楚沁一整個被牽著鼻子走，稀里糊塗找了個位子坐下，看著對面擦拭著餐具的柳慕，他忍不住道：「我發現柳醫生你滿四次元的。」

「是嗎？我覺得我很體貼。這種複合式餐廳不貴，但當作第一次吃飯的場所也不隨便，品項又多，總有你愛吃的，並且……我還透露了我的喜好給你。」柳慕將擦好的那套餐具遞給楚沁。

「那不就謝謝你？」

「不用謝。」

點完餐沒多久，他們的餐點便送了上來。

兩人專心吃著飯，柳慕吃飯的姿勢很端正，是那種帶回家見父母時會讓父母很開心的績優股。

楚沁一面偷偷看他，一面將義大利麵送進嘴裡。

「不過，行為療法最好是每天都做一下。」柳慕突然道。

楚沁嗆了一下，連忙喝了幾口水，「這麼突然聊這個？」

「畢竟我們沒多少話題能聊，而且我一看到你就一直想到你忍不住射出來的樣子。」

「你腦袋裡的東西不要說出來啦！」楚沁緊張地東張西望，發現大家都和樂融融地在吃飯，沒有人留意到他們以後才放鬆下來。

「你很可愛呢。」柳慕笑了，「喜歡吃番茄肉醬麵也很可愛，像小孩一樣。」

「愛吃蛋包飯的人沒資格說我吧？」楚沁沒好氣。

「也是，看來我們精神年齡雷同，但其實你大我一些呢。」

「是嗎？柳醫生幾歲了？」

「二十八歲。」柳慕湊上前壓低了聲音，「所以說，我是不是得叫你哥哥呢？」

Crescent